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大事表卷二十六至二十八

詳校官侍郎臣李　封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孫永志

謄録監生臣蔣錦城

春秋大事表卷二十六

國子監司業顧棟高撰

齊楚爭盟表

五霸之中仲尼獨許齊桓然論者謂自桓伯而天下遂不復知有王吾謂春秋之世之趨于伯非自桓始也桓八年楚已合諸侯于沈鹿矣十一年屈瑕盟貳軫矣脫無齊桓而天下之勢將遂折而入于楚故當

日之望齊桓如槁旱之望甘雨也然而齊桓攘楚之
功十分不及晉文之一何也城濮一戰而天下翕然
宗晉齊桓盟召陵未踰年而楚人滅弦又踰年而楚
人圍許滅黄伐徐楚之桀驁曾不能稍減其分毫故
穀梁子謂桓之得志為僅此非桓之劣于晉文也管
仲與子文並世而生管仲有節制之師而子文亦有
持重之計召陵之役按兵不出遣屈完如師方城漢
水數言隱然有堅壁清野以逸待勞之計故桓不得

已成盟而退于楚未大創故天下從違之勢未分也

使如得臣之輕脫囊瓦之不仁一戰而勝全師壓楚

責其僭王與侵奪諸侯之罪還楚舊號悉返侵地終

齊桓之世不動豈非赫然王者之師哉然齊桓之志

志在服鄭而已當日北方多故桓公之為備者多狄

病邢衞山戎病燕淮夷病杞伊雒之戎為患王室方

左支右吾之不暇明知天下之大患在楚而未暇以

楚為事以為王畿之鄭能不向楚則事畢矣故終其

身竭力以圖之至如楚之江黄晉之虞虢桓公以為鞭長不及無如何也且管仲佐桓公圖伯以來以大義服人未嘗交兵與諸侯一戰其意以愛養民力勤恤諸侯為事故仲尼許其仁為其不勞民力以戰攻也而孟子嗤其功烈之卑為其不能服楚制晉大王者之烈也此則桓公之世為之也輯春秋齊楚爭盟表第二十六

莊十三年春	冬公會齊侯
莊十四年春	秋七月荆入
	冬單伯會齊

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齊桓始求伯也春秋自桓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鄧始懼楚楚武侵隨于桓之六年合諸侯于桓之八年圍鄭敗鄧于桓之

盟于柯

左傳始及齊平也

張氏溥曰齊桓圖伯欲以義動諸侯必先得魯北杏之會宋陳蔡邾皆至猶未有魯也至公與盟而齊伯成矣

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左傳宋人背北杏之會諸侯伐宋夏單伯會之取成於宋而還

蔡

趙氏汸謂蔡會齊侯于北杏荊所以入蔡也

姜氏寶曰荊以蔡侯歸為欲服蔡也而北杏之會蔡人從齊是以荊人入之左氏好紀異聞喜談女德故以蔡禍盡委之息嬀耳

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

左傳宋服故也

吳氏澄曰單伯復會齊宋之君以結成之君而衛鄭之君亦來會齊伯畧定矣

衣裳之會二

九年盟貳軫敗鄖師蒲騷于桓之十一年至莊六年而文王伐申十年而執蔡侯使無齊桓之興則周且岌岌矣

范甯穀梁註此為衣裳之會一

案是時齊桓之力未盛方得魯而旋失宋是以委蔡于不問而蔡遂一折而入于楚不復與齊之會盟矣其後凡二十六年始侵蔡伐楚為召陵之師而卒不能革蔡從楚之心終齊桓之世不能得蔡

莊十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	左傳春復會焉齊始伯也 張氏洽曰傳謂齊始伯指諸侯始定而言然魯未信服是後宋猶主兵衛鄭未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	左傳諸侯為宋伐郳 杜氏預曰郳附庸屬宋而叛故為之伐 范氏甯曰宋主兵故序齊上			
莊十六年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左傳諸侯為宋伐郳鄭間之而伐宋夏諸侯伐鄭宋故也 許氏翰曰中國諸侯宋為大既為之伐郳又為之報鄭宋自是與			
秋荆伐鄭	王氏葆曰齊方圖伯楚亦浸強北伐不已陳蔡鄭許適當其衝鄭之要害尤在所先中國得鄭則可以拒楚楚得鄭則可以窺中國故鄭者齊楚必爭之地也寔是在莊公之世首先圖			
冬十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左傳鄭成也 此諸侯主盟之始自是無特相盟者矣衣裳之會四			

免復叛盍齊
伯疑疑而諸
侯之心猶未
一也
衣裳之會三

齊為一宋覩
而中國諸侯
定矣
蔡齊桓圖伯
首先欲得宋
魯魯為周公
之後宋為先
代之後不得
此不足以號
名諸侯故于
魯則釋憾而
不較于宋則
再為之興師
若晉文則無
事此矣凡此
皆齊桓創其

蔡其次爭鄭
其次爭許然
折而入于楚
者僅蔡而已
鄭許猶堅從
中國陳則于
齊桓無役不
從逮晉文當
日四國皆從
楚圍宋然城
濮一勝陳蔡
鄭俱翕然來
歸獨許後服
耳至晉悼之
世乃曰有陳
非吾事蔡許

莊二十六年	冬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汪氏克寬曰宋先于齊則宋主兵明矣是時齊桓伯	
莊二十七年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莊二十八年	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 案衛自十六年與前幽之盟至前年同盟不至故齊	尙而晉文享其成者也
	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程子曰此救鄭制楚之始蓋天下大勢所在	則并不敢問三駕而僅得一鄭覩四國之向背可以知世變矣
莊二十九年	夏鄭人侵許 張氏洽曰許自盟幽之後不與齊桓之會鄭人侵之或齊之命歟自後許始從	

業未盛亦若伐鄭伐鄭之先宋也至明年盟幽而後授之諸侯則征伐無不以齊主兵者矣宋趙氏謂之界宋會之交為二國患此必犯宋之狀圍故齊為之伐然齊為伯主而連年為宋伐鄭伐鄭伐徐其欲得

穀梁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插血之盟也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也　宋二幽之會相隔至十有二年齊桓之蓄威養鋭不輕發露如此衣裳之會五

伐之以討不服耳左氏載衛立于頽之事不見于經且其事已經十年衛朔又已死何故至今而伐之又云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齊方創伯不應速謬至此皆事之不可信者也

宋是年子元因夫人之言而伐鄭聞有諸侯之救而遂遁兵未及鄭也自後楚殺子元而令尹子文為政得賢臣而楚益強猾夏益甚齊雖有召陵之師不能大創矣

中國　高氏閑曰諸侯救鄭而許不至故侵之

宋也至矣

莊三十年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齊人伐山戎

許氏翰曰齊桓伐邾伐鄭伐徐皆以宋主兵與公會城濮而後伐衛與公遇魯

莊三十二年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左傳齊侯為是伐鄭之故請會于諸侯宋公請先見于齊侯夏遇于梁丘

家氏鉉翁曰伯主能虛已

冬狄伐邢

張氏洽曰狄自滅邢而伐衛三年之間塗炭兩國

閔元年春齊人救邢

孫氏復曰桓未能帥諸侯以往故猶稱人

閔二年十二月狄入衛

王氏葆曰救邢之初齊獨出兵既而狄又入衛其勢益張齊恐其乘勝遂滅邢也于是帥諸侯之兵共救之且狄伐邢于去年之冬

濟而後伐戎以是知桓公之伯用人之能以為能不自恃也

僖元年春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

以求人宋公能悉力以輔伯

張氏溥曰過魯濟則親至魯遇梁邱則序先宋遇固簡禮齊獨執謙所以能伯

秋楚人伐鄭

左傳鄭即齊故也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

僖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左傳諸侯城楚丘而封衛

而桓以春救未可為緩先儒以書人為罪其緩救者非也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黄人盟于貫

邢夏六月邢遷于夷儀諸侯城邢

冬楚人侵鄭

僖三年春徐

捏

秋齊侯宋公

左傳謀救鄭也

陳氏深曰是時楚伐鄭其勢方強齊會諸侯合謀以救之慎重而不輕舉也

衣裳之會六

焉

冬楚人伐鄭

僖四年春王

左傳服江黃也

杜氏預曰江黃楚與國始來服齊故為合諸侯

衣裳之會七

季氏本曰江黃楚之東北境可出兵以撓齊後者也得江黃則師無左顧之憂矣

張氏洽曰是時楚頵已長用芉文為令尹兵勢浸強故比年侵伐鄭

家氏鉉翁曰伐楚天下之至難必萬全而後動

人取舒

林氏曰舒者楚之黨徐人取舒為齊桓通伐楚之撓也

趙氏鵬飛曰齊桓自莊二十六年伐徐意徐遂服于齊至是使取舒以奪楚援其後楚兩伐徐齊桓合八國之君救徐

江人黃人會於陽穀

左傳謀伐楚也

趙氏鵬飛曰貫之盟結之而已伐楚之謀初未以諭江黃也至是二國始聽命定伐楚之計衣裳之會八

李氏廉曰楚自莊十六年以來五加兵于鄭矣

趙氏鵬飛曰鄭歲受楚兵使無伯主亦必屈於楚鄭入楚則楚愈熾後欲圖之不可故明年有次陘之師

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呂氏大圭曰齊桓將攘楚必先有事于蔡晉文將攘

皆以此故

其必先有事于曹衛所以㨿其黨與翦其手足也左氏每多為之辭于侵蔡則曰為蔡姬故于侵曹伐衛則曰為裸浴與塊故推尋事由毛舉細故而二公攘夷安夏之績皆晦矣宗齊桓之圖其已經二十

年即過梁丘至此亦已五年矣會檉盟貫會陽穀用全力以圖之宣亦為蔡姬之故乎左氏喜談女德史公因之遂曰桓公實怒少姬南伐蔡管仲因而伐楚以震動天下大事同于兒戲可一笑也

夏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案先儒多稱召陵之功然自受盟之後楚滅弦圍許滅黃敗徐楚驁如故而桓不能禁者以楚未大創故也桓之所以不能創楚者以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王氏樵曰據左氏所載濤塗之言齊桓何至勤師以討蓋陳蔡近楚嘗有貳心令不欲齊師反由已國齊人以為叛齊即楚之漸故因歸師以威之觀再侵而

冬十二月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張氏洽曰再侵者陳近于楚伐而未得其成則陳必不服故侵以列國之師待其服而後已案先儒多信

僖五年夏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左傳謀寧周也

高氏閌曰王將廢鄭而立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

左傳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于王命故逃歸

深入楚地楚得以逸待勞攻之不克圍之不下故僅得屈完一來而遂旋師桓亦知其力之不足以制也晉文是以致楚衛地俾楚離其巢穴一舉勝之而後荆楚稍怙中國安枕者數年則是城濮之功大於召陳乃成則陳初未肯心服桓之再興師非專以濤塗故也

左傳誤軍道之言以桓公之侵伐為驕滿然觀張氏及王氏之說所見略同則左氏未必可信也夫濤塗即攖齊侯之怒執其身足矣即不然以偏師致討陳小國何煩大衆而乃以三國伐之旋合七國之兵臨

帶齊桓以為議之于朝覲責之以誅詞從則世子安不從則廢是從違未可知也莫若為會以尊之使天下曉然皆知世子之為鄭則其位終不可易矣是齊桓之志也案漢高帝欲立趙王如意留侯為呂后

陵而論者必以為論是使曹衛仍然從楚而齊宋仍受楚患中國諸侯未能翕然從晉也大凡不論實事而但求好題目說得好聽者皆宋儒之講經也彙纂云穀梁以桓之得志為僅屈完此書來盟而不書其

其境而乃行成且歷二時之久此必有不得已者蓋楚怒齊之攜其與國受盟之後旋即誘陳使貳于已以為齊得江黃而我得陳足以相當且陳以小國而受齊師自秋及冬必恃楚為之應援特左氏不之載

晝萊招四皓以安太子亦是此意而積齋程氏謂桓未嘗朝王而進諫亦未見王之拒諫也齊桓不免要君世子不免制父嗚呼何其過也倘一拒諫而更以他罪廢世子天下之大變起矣此時將何所措手乎

所與盟者蓋亦為諸侯諱爾

耳故齊合七國之力侵之俾知諸侯兵力還盛不敢南向即楚塞楚北出之路而後召陵之盟庶幾稍固觀明年楚即滅弦蓋不得志而洩憤于弦以報齊之合江黄折其右臂也使微陳之侵伐則楚之桀驁豈

桓公不動聲色而使父子之間俱泯于無形此正是苦心調劑處而後儒輒生議論魏叔子所謂每將難事看得極易此類是也趙木訥亦謂以會世子為抗天王此不知權者妄疵人爾

衣裳之會九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左傳是時江黃道柏方睦于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故亡 案召陵盟甫踰年而楚即滅弦桓不能興師責楚叛
僖六年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	左傳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止圍許滅黃敗徐而已哉 左傳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 張氏洽曰楚之圍許益攻其所必救齊桓釋鄭而救許此見齊桓之急於義故書遂以褒之
僖七年春齊人伐鄭	張氏洽曰鄭未服故復伐之齊力足以制之不煩諸侯也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左傳謀鄭故也 彙纂曰是會陳鄭皆遣世

盟之罪而復弦之國黄之亡亦不於雖矣是前日之合江黄適所以禍之也而文定輒比之徵盧彭濮且云孔明伐魏中好江東夫孫氏力足以抗曹而江黄不能以當是何擬之不倫歟

衆齊積謀壞是數十年始終皆為鄭其勤亦至矣而鄭以齊之強不如楚齊遠而楚近首叛齊侯且許在鄭之南更邇于楚許猶堅從中國而鄭顧反覆鄭在齊桓世已狡獪如此

子者蓋二國皆新被侵伐陳欲渝盟而未敢渝姑勉強以應鄭欲與盟而未得與猶趙趙不前故止遣世于而君皆不行

衣裳之會十

僖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欵盟于洮鄭伯乞盟

左傳謀王室也襄王既定

僖九年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陸氏淳曰盟稱諸侯者前

僖十年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薛氏季宣曰當是時狄及晉楚患大于戎齊桓置而不問而舍強圖弱所謂不務德而勤遠畧也

僖十二年夏楚人滅黃

左傳黃恃諸侯之睦於齊不共楚職夏楚滅黃

穀梁貫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若楚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楚伐江

僖十三年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左傳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秋為戎難故諸侯戍周齊仲孫湫致之

而後發喪高氏閌曰鄭自此年從齊至十七年小白卒楚人絶迹于鄭桓之伯功盛矣穀梁兵車之會也此為兵車之會一

自後凡之之義且明周公不與盟也不與盟禮也汪氏克寬曰桓公不敢盟宰周公者不敢使天子之宰受諸侯之約東也晉文以後則皆同盟非桓比矣衣裳之會十一李氏廉曰衣裳兵車之說

滅黃桓公不能救君子閔之也案漢莊助難田蚡曰誠患德不能覆力不能庇如能何故棄之如齊之於江黃所謂力弗能庇者也則當棄之從楚如隨首為楚所伐而終春秋世不滅以其服屬于楚故

案左傳十一年夏揚拒泉皐伊雒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王子帶召之也秦晉伐戎以救周十二年秋王討王子帶子帶奔齊冬齊侯使管仲平戎于王是年春使仲孫湫聘于周請復子帶夫子帶以臣

止見穀梁傳范氏甯以莊十三年會北杏至僖九年會葵丘此衣裳之會十一也僖八年會洮至十六年會淮此兵車之會四也兵車四會穀梁皆發傳無可疑獨衣裳十一諸儒史牽合論語九合之說而異論

也乃合江黃為白陵之師未幾次第就滅而齊不敢問則如管仲之言信矣且齊嘗用徐取舒而楚即仇徐桓公至合八國之師以救之卒至徐敗于婁林幸而徐稍強未至為楚滅耳齊之不能遠庇如此若吳

伐君瀍台外裔幾危王室此天下之大變在帶則屬藉當絕在戎則必誅不救乃齊桓不聞有一旅之問反受于帶之奔不執以歸于京師且于戎則為之請平于帶則為之請復若晏然無事者是助叛臣黨外

以起范氏則去貫與陽穀為九謂此二會本非管仲之意鄭康成則去北杏以為經大無諸侯併去貫與陽穀于是分葵丘之會與盟為二以足九之數或又不分葵丘而增入公子結之盟皆無據但衣裳兵車

在楚之肘腋而力足以制楚晉悼之世楚不敢北向爭鄭中國得以安枕者通吳之力也而論者反謂其却虎進狼自以為不論利害而專論是非詎知利害即是非之所在歟

夷也豈管仲之智而出此然台戎之事不見于經疑左傳未可信夫戎周之役魯亦在焉周豈有不赴告于魯之理既赴告安有不書而戎之伐周與諸侯之戎周經俱無所見春秋尊周攘夷于此等事尤不宜

本只穀梁一家之說而論語九合朱子用展九之言訓九作糾則諸說紛紛可不必辨專用穀梁十一之說可也

從畧故疑于帶之台戎與子頹之亂皆係左氏之妄載而非其實也豈因後日有台狄之事而遂增出台戎以為齊桓之勤王室之美歟夫戎之亂已二年齊桓不遏之于方熾之初而致諸侯之戍于畧定之際

且平戎于王平戎于晉若惟恐戎之獲罪者是厚于戎而薄于周也果爾則齊桓之罪不勝誅矣　兵車之會二

僖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左傳城緣陵而遷杞焉

僖十五年春楚人伐徐　左傳徐即諸侯故也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左傳以救徐也

冬宋人伐曹楚人敗徐于婁林

案此書諸侯城緣陵則知前年之會鹹專為城杞也戍周之事乃左氏增造爾夫淮夷病杞北戎病燕齊桓猶為之興師動衆豈有戎犯天子而顧為之求乎不敢一問者乎

季氏本曰僖三年徐從齊而取舒舒為楚之與國故甘心于徐

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案徐在今江南泗州去楚遠而去齊近楚之兵威及徐而齊之救恵頓不力矣

張氏洽曰厲在徐楚之間齊盍以攻楚之必救以解徐之斃然楚卒敗徐于婁林則齊也此役為無用之師況宋乘虛而搆曹同盟之內自相攻擊欲以抗方張之楚得乎

案曹方從齊伐厲而宋即伐曹宋襄此時已爭伯顯與齊貳矣宜救徐之不力而卒為楚敗也自桓公之伯三十年諸侯無敢有擅相侵伐者至是宋人內叛撓齊成功而桓公不問年垂老而伯圖亦盡矣

丘聽命之諸侯不即馳之討斐而再盟于壯丘不晨夕赴難而次于匡列國之君俱在行而使大夫將于以見列國之辭體伯威之不行直書其事而義自見者也

兵車之會三

僖十六年冬

僖十七年春

冬十二月乙

十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左傳城鄫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

杜氏預曰鄫

齊人徐人伐英氏夏滅項

左傳齊人為徐伐英氏以報婁林之役

公穀二傳皆以為齊滅項不言齊者蒙上伐英氏之文也

胡氏銓曰楚人病徐齊不能服楚而伐其與國是還

亥齊侯小白卒

李氏廉曰桓公自莊十三年始伯至僖十七年凡三十九年

為淮夷所病 戮也
萬氏孝恭曰
許以男而先
于邢曹邢以
侯而後于鄭
許聖人之作
春秋悉從主
會者之所為
而無所改政
所以著其罪
也

兵車之會四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大事表卷二十七

國子監司業顧棟高撰

宋楚爭盟表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伯伯必有大國說者謂宋襄之執于盂傷于泓由其國小力絀使然其說得之矣而不盡然也以宋襄之國而苟以齊桓之道用之則亦可以不至于敗以齊桓之大而苟以宋襄之術馭之則

傷威損重其去楚靈也不遠蘇子有言人有十夫之力苟終日狂呼跳浪則三尺童子亦可制其後我觀齊桓之伯葢終其身未嘗用戰爭之力也存三亡國而未嘗加兵于狄合八國之師整兵召陵成盟而退其于淮夷山戎止以先聲駈之務在保安弱小使各安宇下而已而又能克已以下小國遇魯則身至魯地遇宋則序先宋人其與師嘗更迭用之令各就近為侵伐而不役之于遠故東征西討而民力不疲數

動與國而諸侯不怨而宋則反是方齊桓之卒也汲
汲乎欲代其任而首先與齊戰幸而一勝則翹然自
喜以為天下莫與敵于是一會虐二國之君五年之
中無歲不興師伐曹伐鄭馴至排不測之強楚軍敗
國蹙旋以身斃嗚呼其輕用民力若是雖使齊晉之
大其能有濟哉夫以晉文之兵力猶兢兢示禮示信
示義逺合齊秦兩大國而後敢與楚戰宋襄以孤軍
單進又不乘險擇利雖以晉文處此亦必敗而況小

國乎後來惟楚靈以咆哮之質適當晉之不振威脅小國北方之諸侯俯首帖耳恐後然未幾而外怨內叛棄疾一呼反者四起適趣其中亥氏之變此所謂有十夫之力而終日狂呼跳浪以至于斃者也如宋襄者則以尫弱之夫而舉鼎絶臏而死豈不可哀也哉輯春秋宋楚爭盟表第二十七

僖十八年春王正月宋公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
冬邢人狄人伐衛

僖十九年春王三月宋人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

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左傳齊桓內嬖予六人公與管仲屬孝公于宋襄公以為太子雍巫有寵于衛共姬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與寺
于甗齊師敗績	左傳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夏五月宋敗齊師于甗立孝公而還霞峯華氏曰宋襄志在爭伯而特假齊桓管仲托孤之說誑齊人
	案衛為無虧之母家又衛之方滅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漕以分則甥舅也以恩則有再造之功也且甥又居長乃怵宋之誑說從宋伐齊以戕其甥而奪其國負心甚矣其受邢狄之伐宜也邢與
執滕子嬰齊	案宋襄以威求伯起於前年伐曹而曹即從宋伐齊以為諸侯可以力服于是一會虐二國之君使諸侯不敢不聽命而不知曹已先叛矣旋伐曹再伐鄭而即敗于泓夫以齊之大而
于曹南	杜氏預曰曹雖與盟而猶不服不肯致餼無地主之禮故不以國地而曰曹南所以及秋而見圍孫氏覺曰曹邾皆稱人者宋襄威德未著曹邾但使其臣會之案宋襄始伯

人貉因內寵以弒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宋襄公以諸侯伐齊齊人殺無虧

黃氏仲炎曰當國家未有事變之際而早立嗣子以君父命足矣何待屬于鄰國之君管仲雖不能以王道正君然非

以納孝公春秋不書納公子昭而但書伐齊且以宋主霸之戰則伐喪而已矣攘伯而已矣聖人推見至隱此誅心之法也棄齊桓托孤已是莫須有況云管仲或有寵嬖之私仲不應從君于昏至此

衛俱為狄所滅雖不忍于齊而忘狄之餽聽其駈以伐兄弟同難之國均為非義凡此皆直書其事而曲直自見不必以稱人稱爵為褒貶也先儒以狄稱人為進之宋書爵為桓公之自取皆係曲說

國伯之初猶屈已以求魯宋宋乃欲專恃威力宜其敗不旋踵也

不能致曹而乃枉駕以盟曹鄶則後而執之所與倍者僅一邾而已未幾曹復叛去不得已乃求諸侯于楚計愈下而心愈拙矣

甚愚者何至若是此益宋襄誣死而誣生者之辭耳宋襄自信十五年伐曹齊桓在時已有爭伯之志幸而桓公死諸子爭亂無虧立而孝公奔宋得之不啻如獲奇貨至寶挾之伐齊猶懼不足以勝則托之曰

且宋襄豈是可信之人仲豈有不知而君臣屬托以啟日後無窮之禍耶齊桓果不欲立無虧不應于閔元年衛滅之時令無虧掌兵權以樹功于衛矣孝公為鄭姬所生不向母家求援而獨奔宋知鄭無爭伯

是齊侯仲父嘗屬此於我如欺人孤幼而利其財者必假曰其先人嘗托孤于我而為之經理以孝公為先君所命則其名正以已為齊侯所屬則其辭順雖齊通國之人亦有不可致詰者幸而戰勝卒立孝公

之志而宋于乃父在時已伐曹與齊抗衛故以身予宋為奇貨也宋亦知無虧居長且素習兵事若一立則不可動搖必不肯讓宋以伯而孝公行次居幼立之四子皆覬覦孝公內怯不得不俯首聽命于我是

國史書之以為信然不知宋襄實欲立威攘伯借孝公以挫齊耳此市井奸人之計不待智者知之而左氏乃受其誣可謂惑矣

兩相市也當日曹新為宋所伐而衛為無虧母家俱從宋伐齊者蓋惑于其邪說耳而後儒復不悟特責以成桓公之私受似義而實非義噫特是說也恐宋襄竊喜於生前而齊桓叫冤于地下矣

鄫子會盟於邾邾人執鄫子用之

杜氏預曰曹南之盟已罷鄫子乃會之于邾宋恐鄫不至故使邾用鄫子為罰已虐矣

秋宋人圍曹

左傳討不服也

杜氏預曰曹雖與盟而猶不心服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公羊作公會

杜氏預曰地于齊齊亦與盟

左傳陳穆公請修好于諸侯以無忘桓公之德冬盟于齊

案宋襄公全

僖二十一年春宋人齊人楚人盟於鹿上

左傳宋人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于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

案宋襄一生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

案宋所恃者惟齊此會齊不在陳蔡鄭許皆楚之黨曹又新叛而見伐以隻身

恃詐力諸侯不服是時天下無伯陳乃倡不忘桓德之說招楚入盟并齊魯俱與會為六國而陳醜然居首是又一宋襄也然陳止欲撓宋之伯而非以求伯楚亦喜得與中國之會盟而暫居陳蔡之下齊魯俱

所附者惟齊齊桓死宋竊喜以為天下惟吾獨尊楚蠻夷可以名市也齊為吾所立必不叛我其餘小國可折箠駈之耳於是虐二國之君以示威于陳蔡求為鹿上之盟以餌楚人而已慨然列其上是不特楚

入虎口何計能自全乎

又案是役齊魯俱不與恥為楚下而亦恥為宋下也蓋亦袖手旁觀聽宋人之自敗爾

忘向日之懷楚而俯首就列是南北之合成陳已為向戌開先矣辛至後役屬于楚而終為楚滅是陳自招冠也宋襄見此役以為楚之強可以得諸侯于是求諸侯于楚而已僭然居齊楚之上鹿上與盂再為

憾而齊亦憾并諸小國亦俱憾鹿上之盟楚初喜先代之後之見與勉強列其下盂之盟而即辱之縲絏矣在會諸君方將掌稱快笑其自取而尚責其仲大義以抗楚乎亦迂甚矣

首盟夫以楚之強悍豈肯以諸侯授宋而已屈伏為其下者乎其見執宜矣

冬十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卓氏爾康曰魯為望國楚

僖二十二年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左傳三月鄭伯如楚夏宋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左傳楚人伐宋以救鄭宋

僖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

左傳以討其不與盟于齊也

穀梁不正其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左傳傷于泓故也

案宋襄一生全用詐力誣死詐生春少奪長虐鄰國

欲借以號名天下盂之盟僖公與齊不與故使宜申獻捷脅而誇之僖公畏楚不得不來楚既得盟魯即慨然釋宋公以見德盍示已之有禮而堅魯之服從也寨諸侯即上會孟五國之諸侯五國未

公伐鄭子魚曰福在此矣寨鄭于僖之元二三年三受楚伐而不肯即楚者以有齊桓在也至是齊桓死宋力不能抗鄭之之楚亦無如何耳宋襄甫脫眾四遝卒諸侯伐鄭豈非力小任重敵是時滕偪宋之威

公及楚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云云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公傷股門官殲焉寨宋襄謂不重傷不禽二毛此如王莽一生作偽漢兵垂至猶執威斗旋席而繞此作偽之報應也公羊以為

以惡報惡也范註宋伐齊之喪是惡令齊乘其敗而報是以惡報惡也寨齊五公子之中首以少奪長者齊孝也首成齊惡使齊常有骨肉相殘之患因得以乘其弱而擴其伯者宋襄也宋襄之心齊亦已知之

之君以祭淫昏之鬼無傀人理乃于孟之會信楚而不肯以兵車往泓之戰則曰不禽二毛是以詐力待平人而以忠厚至誠待虎狼也大抵以虺蜇之心而外飾為迂腐謹厚之行者宋襄而後一為王莽一為

嘗不為宋請而楚必得魯之盟而後釋之蓋楚人之役許欲借一宋以市一魯也自是魯甘心從楚矣

而衛素從宋許尤近楚而從伐鄭者以許鄭世讎故也以三小國之師角鄭可矣遂挑楚釁東萊氏所謂椎鼓徑進亟犯大險而卒身膏魚饞之腹者其宋襄之謂乎

文王之戰不過是劉原父駁之是矣而又以為懷懷乎忠厚有德之人雖師敗國削非其恥何其謬也

矣特已受其援立之恩姑聽命焉而實不心服即諸小國亦不甘也于是陳蔡更合楚與齊盟以顯然與宋立兩其機實此會正欲擯宋也若宋來與盟能為楚下乎宋未嘗求楚楚能為宋下乎是宋楚早啟釁

蕭繆均國亡身死為世大戮如宋襄得以壽終幸矣又案宋伯僅六年盟會僅三次耳

也宋乃求諸侯于楚鹿上之盟齊亦勉強一來而居宋下而心未嘗不慽盂之會即不肯至然猶未敢顯與宋貳迨至盂會而見執泓戰而受傷乃曉然知宋為不足恃乃更責宋以不與齊盟所謂欲加之罪也

其意以為宋責我以背恩而宋先背恩矣宋責我以乘其敗而宋先伐我之喪矣宋當無辭以對也辛之宋襄死而齊後凡弟四人更相殺而為君楚亦乘之實桓公子雍于穀置戍以逼齊齊之亂三四世皆宋襄

秋楚人伐陳僖二十四年

左傳討其貳于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

案陳首鼠楚為齊之盟以間宋而楚反討其貳于宋

宋及楚平無經

左傳宋成公如楚還入于鄭鄭伯享之有加禮

宋自是亦從楚矣

奉少牟長之遺禍嗚呼如宋襄者死不足惜而有餘辜者也

所謂招虎入室自遺患也楚亦知宋衰已死不足患此蓋懾後來者使陳不敢他向耳陳自是堅從楚矣

案春秋列國陳蔡鄭許以地近而從楚魯以周公之後而從楚宋以先代之後至此不得不從楚後又結曹而晉于衛諸侯俱拱手南向未服楚者齊與晉耳而齊方為楚所通天下之勢岌岌矣夫伐叛自近始

晉文之伐衛
所謂豺狼當
道也而論者
必以伐衛致
楚為譎鳴呼
使非致之衛
地則楚必不
可勝楚不勝
而周且不可
保如李郛之
于安史設苛
用伏可謂譎
矣而卒僂唐
祚使必責其
譎而聽二京
之論惱反得

為正理乎

春秋於齊晉外尤加意於宋論

公羊屢發傳為王者之後記異先儒深闢之以為杞亦王者之後何以不記不知公羊之說未可厚非也杞棄其故都而自即於東夷無關於天下之故而宋居天下要樞晉楚之所視以為強弱故春秋恒重之亦初不因其為王者之後也考春秋一書書雨螽于宋隕石于宋五六鷁退飛過宋都以及宋大水宋災他國之災異未

有如此其詳悉者也又如會未有書其所為者而會于稷則云成宋亂會澶淵則曰宋災故是聖人特筆志貶盟亦未有書其所為者盟于薄則曰釋宋公是聖人特筆志襃晉楚爭宋鄭而鄭及楚平春秋不志至宣十五年宋人及楚人平大書特書葢宋為中國門戶常倔強不肯即楚以為東諸侯之衞至宋即楚而天下之事去矣故晉文晉悼之興首有事于救宋先軫曰取威定伯於此乎在韓獻子曰成伯安疆自此始宋之關於天下

利害非細故也楚顧之猶夏也於僖二十六年圍宋楚莊之爭伯也於宣十四年又圍宋至向戌為弭兵之策合天下諸侯盟于宋而伯統絶而蠻夷横矣謂春秋全無意於宋者豈識春秋之旨哉

春秋大事表卷二十七

春秋大事表卷二十八

國子監司業顧棟高撰

晉楚爭盟表

孔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朱子專以伐楚一事言之其說蓋原于杜氏愚竊意其非然也論其譎與正之大者如齊桓不納鄭子華之請而晉文因元咺執衛侯齊桓定王世子而拜天子之

胙晉文則至請隧其規模之正大事事不如齊桓至論城濮之戰則勝召陵遠甚何則召陵雖盟而楚滅弦圍許處無顧忌蔡鄭亦未敢即從齊至如城濮一勝而天下之諸侯如決大川而東之其功之大小寧可以數計哉論者曰晉不宜伐衛以致楚尤不當務兵力以求必勝其說皆非也論當日從楚之罪則曹衛為罪首何則楚之最近者許蔡其次則陳又其次則鄭諸國之從楚實迫于不得已若衛為北方大國

而曹介在齊魯之間與楚風馬牛不相及又均為文

昭之後其相率而從楚何為者原楚之意不過欲結

衞以掎晉結曹以來齊魯使天下諸侯俱南面朝楚

而止耳此門庭之寇匪直為報怨之私而已也且論

者之意果以為晉不伐衞而遂可以勝楚晉不勝楚

而晉遂可以伯乎尤非也不勝楚則楚之虐燄未息

而不伐曹衞勢必加兵于陳蔡鄭許目前齊宋之急

未易解也且使晉而勤兵于四國勞兵頓師而楚㩀

曹衛議其後令楚反得仗義之名而晉有孤軍轉戰腹背受敵之苦勝負未可知孰若戲方張之寇于大河四戰之地一舉勝之為中原立赤幟聖人宜録其不世之功不宜以為譎而訾之也且當日之時勢何如者魯從楚矣宋亦嘗及楚平矣魯又乞師伐齊取穀楚兵威所未及者周與晉耳斯時楚頵之横埒于安史而晉文之功侔于李郭假令以安史之桀驁唐室能仗義執言以服之乎李郭百計殄之收復京師

而論功之際乃謂其兵出詭道非王者之師緦緦焉議其後恐朱子之綱目其書法不應如是或又謂子所論者後世之事耳春秋未遠三代不可以戰爭論曰果如是則宋襄有明驗矣不重傷不禽二毛而遂至敗于泓令晉文而守拘方之見城濮一挫周室將不可問其利害孰為大小而又可執儒者之見以議之乎劉氏敞乃謂宋襄能守信義雖師敗國削非其恥又謂周末諸侯交爭賊守信而好奇功故穀梁子

亦以宋公爲非嗚呼是皆杜氏譎而不正之説誤之其弊馴至陳餘儒者不用詐謀奇計卒爲泜水之擒而後已豈不謬哉

輯春秋晉楚爭盟表第二十八

文公

僖二十四年正月晉公子重耳反國 左傳秦伯納之不書不告

僖二十六年公子遂如楚乞師 左傳東門襄仲臧文仲如

冬楚人伐宋圍緡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左傳宋以其善於晉侯也

僖二十七年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十二

僖二十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左傳狐偃曰楚始得曹而

入也

楚乞師臧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蓋宋先代之後齊伯國之餘而魯亦周公之後也今魯與楚比而道之伐齊宋使無晉文之興幾無中夏矣

叛楚即晉冬楚伐宋圍緡公以楚師伐齊寘桓公子雍于穀易牙奉之以為魯援楚申叔侯戍之

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杜氏預曰諸侯伐宋公與楚有好而往會之冬楚帥四國圍宋而魯復會之曹衛又結于楚天下大勢楚益十居其八九矣

新昏于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

家氏鉉翁曰去年書圍宋盟于宋著宋之急也今年繼書侵曹伐衛攻楚之必救以救宋也楚攻宋不已是并兼之計春秋不問事而重舉晉侯所謂言之不

楚人救衛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高氏閌曰此書救者非善之也著衛國附楚之罪晉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孫氏復曰晉文始見經孔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陳侯如會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

左傳討不服也

尼而重言之謂其能先天下之所難慰諸侯之望爾

僖二十九年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會上公

穀有公

文米能致斐師之出也孫氏復曰書晉侯不奪其爵者曹伯即斐晉侯圖伯執得其罪也

予遂書爵者予其功不旋踵而建也朱于曰齊桓公死于斐促列國得晉文攔遏住如横流迷濫硬做隄防不然列國為淪浸必矣張氏洽曰齊桓之伐斐致屈完于召陵斐未大創也故次年即滅弦救鄭斐患

陳氏岳曰襄王闇晉勝自往勞非晉致之也故為王諱而不書李氏廉曰外以諱為善則諱晉者非貶也朱子亦曰如葵丘之會召陵之師戢土之盟自是好本未自別陳氏傅良曰序晉侯於齊

吳氏澂曰陳蔡鄭許俱從斐闇宋斐既敗蔡鄭陳即從晉許最小弱而猶不叛圖故合諸侯以討許也戢土無非秦至此則小國畏威大國闇風而至可見晉伯之盛矣

諸侯遂圍許

字宋秦與中國之會盟惟于溫翟泉輔晉擴斐最合正以後如成二年蜀之盟且從斐挑晉矣蓋自戰勝城濮以後秦已甘心為晉役秦晉合則可制斐而有餘使無殽之釁秦晉之交永固中國之兵

僖三十年秋
晉人秦人圍

終不能弭文
公欲伯天下
以為楚不大
創不足以定
伯故一戰勝
楚而後伯業
定
彙纂曰晉文
自用兵以來
侵伐入執戰
無不爵者其
予晉可知矣

僖三十二年
冬十二月晉

侯宋公之上
子晉以伯也
宋魯及陳蔡
鄭衛五國向
從楚者今俱
改圖從晉所
謂一戰而伯
也

杜氏預曰會
溫諸侯也

爭永息矣是
故非秦不能
輔晉非文公
亦不能用秦

鄭

孫氏復曰翟泉之盟鄭不至故宰秦晉之爭始此夫晉之所以能服楚者以有秦為之佐也戰于城濮盟于溫于翟泉秦于晉無役不從故能以全力制楚至此而秦晉之嫌隙

侯重耳卒

李氏廉曰文公以二十八年城濮始伯至卒凡五年又曰晉楚之事乃關中夏之盛衰非繫一國之得失春秋于文公入國以後四年之事不見于經至二十八年一簡之中五書晉侯

搆矣晉之所以不振楚之所以日強實萌芽于此皆由燭之武一言階之禍也詳見燭之武論

抑楚之深故予晉之亟也

襄公

僖三十三年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文元年晉侯伐衛

左傳晉文公之季年諸侯

文二年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

文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

秋楚人圍江冬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

左傳曰討其貳于楚也嚴氏啟隆曰許自此服晉至宣十二年敗鄭後使事楚	文四年楚人滅江
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襄公既祥使告于諸侯而伐衛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溫先且居胥臣伐衛	文五年秋楚人滅六及蓼
伯晉士穀盟于垂隴左傳晉討衛故也陳侯為衛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	文六年八月乙亥晉侯驩
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左傳以其服于楚也	
救江左傳晉以江故告于周伐楚救江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	

棄自城濮至此僅十年楚已滅江者以晉方與秦為敵無暇圖楚故也使能釋秦之憾合諸侯以討商臣弑逆之罪則不至有此矣

高氏閌曰楚滅江滅六敢肆其惡如此者以列國不正其弑逆之罪也

棄楚至此已不可過矣商臣立已五年君位已定無從吏理其弑逆之罪為晉襄之計當顯之曰告于列國請于天子以六軍壓

卒

棄晉襄在位僅七年即位之初夏戰殽以却秦秋敗箕以翦狄冬伐許以離楚三強悉退可謂有伯者之略然不能正商臣滔天之罪合天下以聲罪致討而區區伐沈以潰其與國何

楚竟是頵之舊臣如子西之徒當必有倒戈為內應者孔子請討陳恒以魯之微弱尚云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豈以晉合諸侯之衆而輔以楚之不與商臣者不可全勝乎縱不能別立君亦當誓于境上終

益于事宜其後嗣終不能勝楚徒遞強遞弱于春秋之世而已

其世不許侵伐小國江與六蔡不至坐受屠滅矣然晉襄所以無暇及是者以秦之故秦之所以搆難于晉者則以鄭之故愚嘗謂燭之武一言啟春秋二百年戰爭之禍而鄭亦受其弊者良以此也

靈公

文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左傳諸侯會晉趙盾盟于扈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

趙氏鵬飛曰此盟諸侯無前目之文而也

文八年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左傳晉人以扈之盟來討冬襄仲會晉趙盾盟于衡雍報扈之盟

文九年三月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左傳范山言于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

文十年冬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左傳陳侯鄭伯會楚子於息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宋公逆楚子勞且聽命

胡傳陳鄭宋皆

文十一年春楚子伐麇

賀氏仲軾曰厥貉之會宋陳鄭大國受役于楚司馬而麇子逃歸楚以故伐之一敗于防渚再逌于錫穴而終不閭與楚成聖人亟

不列序諸侯大夫說者以為抑趙盾之伉非也十四年新城之盟亦趙盾主之何以得序哉凡國君出會必以左右史從故得記所會之君以登于冊書若會後至則安知其侯同盟其侯在會故不得而序

江氏克寬曰大夫專盟始此

案文公事事廢弛十年之間三次會盟不與屢受伯主之討而公子遂為之彌縫使列國知有遂不知有公政權旁落於此始

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鄭及楚平公子遂會諸侯之大夫救鄭不及楚師夏楚侵陳陳及楚平

從楚獨書蔡侯蓋鄭侯救而不及陳獲公子伐而懼宋方有狄難皆有不得已者蔡無四境之虞則是志在從楚矣故特書以著其罪

嘉其守義故書曰楚子伐麇以美之

程子曰文公事多廢幾既約晉盟而復後至故書往會而隱其不及不序諸侯以見其不在故明年公子遂再往與晉盟也

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

文十二年夏楚人圍巢

趙氏鵬飛曰前曰楚伐麇

文十四年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

文十五年六月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

冬十一月諸侯盟于扈

左傳晉侯宋公衛侯蔡侯

左傳謀諸侯之從于楚者

汪氏克寛曰晉欲誅貳國而使次卿為會魯亦不遣執政而使忠伯往其不足却遠人方張之勢審矣

列國不能救于是又圍巢是年楚莊王立

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左傳從于楚者服也

高氏閌曰去冬衛鄭皆因公而請平于晉至是諸侯之從楚者復附晉也案前宋陳鄭皆從楚至是

入蔡

左傳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晉郤缺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

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于是有齊難是以公不會書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為故也

趙氏鵬飛曰此之不序諸侯以公不會與七年同若說伐齊無功

諸侯之散者復合故特書同盟

則定四年合十八國之諸侯于召陵侵楚亦無功矣何以得序案左傳本有而說前言公不會意在責魯後言諸侯無功意在責諸侯而趙氏獨主前說且引文十四年新城定四年召陵之盟為証似更有理

文十六年秋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棄前城濮之役秦助晉以攘楚今助楚以滅庸自滅庸之後楚遂不可制晉益孤而楚益熾矣此皆殽之役為之也而所以致殽之

文十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夏諸侯會于扈

左傳晉人討宋曰何故弒君猶立文公而還六月晉侯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

宣元年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左傳宋人之弒昭公也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于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為魯討齊皆取賂而還鄭穆公

晉趙盾帥師救陳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左傳楚蔿賈救鄭晉人乃還

冬晉人宋人伐鄭

左傳晉侯侈故不競于楚

師者由燭之武之一言此實闕夷夏之大機胡傳乃謂列書三國楚不稱師爲滅楚之罪殊失經旨

是年冬宋弑其君杵臼

宣二年春王二月宋鄭戰于大棘獲宋

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趙氏鵬飛曰不序諸侯與七年同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陳靈公受盟于晉秋楚子侵陳遂侵宋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皐

華元

左傳鄭受命于楚伐宋

左傳晉趙盾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

案晉靈在位凡十四年伯局凡三變始以靈公幼小楚商臣圖北方陳鄭與從楚最後宋亦從楚而諸侯散文十四年趙盾爲新城之盟鄭衛皆因魯而請平至明年冬盟于扈宋衛陳皆與盟而蔡亦與盟而諸

侯復合終以受齊賂鄭首叛盟楚莊勃起天下大勢歸於楚矣

成公

宣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

趙氏鵬飛曰陸渾逼近王城楚于陸渾無絲髮之憾

夏楚人侵鄭

左傳鄭即晉故也

案是年春晉侯伐鄭鄭及晉平

宣四年楚子伐鄭

左傳鄭未服也

杜氏預曰前年楚侵鄭不

宣五年冬楚人伐鄭

左傳楚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

宣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左傳陳即楚故也

宣七年冬公

益將撼周鼎焉

宣八年冬楚

宣九年九月

獲成故曰未服索是年夏鄭弑其君夷

趙氏鵬飛曰鄭弑其君夷諸侯不問而楚伐為有辭雖楚兵非為討罪而來然未必不以是為辭也聖人因其辭而譏與之其意蓋責晉耳

辛酉晉侯黑

冬楚子伐鄭

冬楚人伐鄭取成而還

鄭案宣九年傳楚子為厲之役故伐鄭杜註六年楚伐鄭取成于厲鄭伯逃歸蓋即指此年

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左傳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
師伐陳	高氏閱曰陳以晉衛見侵復棄楚而從晉故楚以為討然晉不能救陳陳遂復即楚
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左傳討不睦也陳侯不會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乃還
晉侯黑臀卒于扈	案晉成在位凡七年值楚莊暴興屢爭陳鄭二國乍得乍失而終不能致其心服者由大權在盾無以庇小國故也
晉郤缺帥師救鄭	左傳楚子為厲之役故伐鄭晉郤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棼

景公

宣十年六月晉人宋人衛人伐鄭

左傳鄭及楚平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

冬楚子伐鄭

左傳楚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諸侯之師戍鄭

是年夏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

宣十一年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左傳楚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與其來者可也乃從楚夏盟于辰陵陳鄭服也

是年冬楚人殺陳夏徵舒

宣十二年楚子圍鄭

左傳楚子圍鄭三月克之鄭伯肉袒牽羊以迎楚楚許之平

夏六月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是年秋鄭伯許男如楚冬楚滅蕭

方氏苞曰胡氏以書爵而序陳鄭之上為進楚因推其故以為謀陳非也楚之討陳書爵與陳鄭之屈服于楚舊矣傳稱楚侵鄭及櫟未嘗一語及陳事入陳之日陳侯方在晉且既盟之後逾三時而後興師何以見

晉人宋人衛

宣十三年夏

宣十四年夏

是役之為謀討陳也蓋借夏氏為兵端實則伺其君之出而謀併其國耳誠有討賊之心則陳君在會以楚之威執徵舒而戮之一使者之任耳豈必以重兵親造其地而後罪人可得乎

秋九月楚子

宣十五年春

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案是時陳蔡鄭許俱從楚晉所得者宋衛曹三國及魯而已而楚復滅蕭以逼宋

楚子伐宋

左傳以其救蕭也

卓氏爾康曰陳鄭許皆在河南為要樞鄭處其西宋處其東陳則介乎鄭宋之間得鄭則可以致西諸侯得宋則可以致東諸侯得陳則可以致鄭宋陳鄭既

晉侯伐鄭

左傳為邲故也告於諸侯蒐馬而還

趙氏鵬飛曰邲之戰晉救不及鄭卒歸楚清丘之盟鄭不在也今景公能一出而躬擐甲冑是有志興復故舉而爵之而諸儒更以為貶豈任鄭

圍宋

趙氏鵬飛曰楚横行列國次及于宋宋列國之門户也得宋則齊魯以之

王氏樵曰鄭在楚之彀中未易旦夕爭也是時急莫先于救宋宋救捷則鄭亦可招而晉勞師于鄭緩于

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許氏翰曰楚圍宋之威震及魯矣

皆歸楚若復得宋河南之地盡為楚有矣

叛而縱楚強反為春秋所于耶

趙氏孟何曰楚入陳得陳圍鄭得鄭且將圍宋楚之得志未有甚于此時者景公自伐齊而後一合諸侯伐鄭四同盟皆其君親之于是齊魯從而鄭服楚亦無能為是故

救宋乃此之雖鞭之長不及馬腹不知宋既去則楚咸衰及齊魯豈但之鄭而已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陳氏傅良曰外平不書必關于天下之故而後書陳鄭皆及楚平矣不書至宋始書之僖二十四年宋曹

宣十七年六月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趙氏鵬飛曰是兵雖退而

晉侯伐鄭始書之予之以復伯也

宣十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趙氏孟何曰自晉文公卒齊不復從晉盟晉是以不競于楚而歷三君問不及

成二年六月癸酉晉郤克會魯衛曹之大夫及齊戰于鞌齊師敗績

冬十一月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鄫人盟于

及楚平矣不書至莊王始書之葢此時天下將有南北之勢故春秋特致意焉案是時陳蔡鄭許而外魯復從楚宋力屈而與楚平楚之猖獗幾甚于成王之世而曹衛猶依然不敢叛則以城濮之餘烈尚在也

宋已為楚北方無宋藩籬益薄晉景懼而為斷道之盟以固魯衛曹邾之心故皆舉其爵而予之以振伯主之餘燼也棄蔡云宋楚既平南風方競曹衛適當其衝晉為盟主合諸侯以共謀之則外楚者其本謀

齊齊東方大國也晉不得齊則諸侯不附景公為斷道之盟齊侯不至而自將伐齊庶乎知所伐矣

是年秋楚莊王卒先是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魯莊王卒楚師不出既而用晉師楚于是有蜀之役

棄蔡曰是時楚氛孔熾齊以東方大國亦與楚通晉將復修伯業若不得齊則魯衛曹邾皆去矣故盟于斷道謀楚即以謀齊及衰晏既盟而齊不背晉者二十年楚亦少斂其鋒晉人世伯之業賴以不墜則韋

蜀

左傳公即位受盟于晉從晉伐齊衛人亦受盟于晉從于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為陽橋之役以救齊十一月盟于蜀蔡侯許男不書乘楚卑也寡是役天下盡屬楚矣南方諸侯則有

成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	孰謂侵曹伐衛為晉文報怨之私也哉
成五年十二月己丑公會	也穀梁之說不為無據
成六年秋楚公子嬰齊帥	
成七年秋楚伐鄭公會晉	之戰亦安可少哉
成八年春晉欒書帥師侵	陳蔡鄭許北方諸侯則有魯宋曹衛大國則有齊秦小國則有鄧邾莒楚莊既死而晉新立威于鞌得猶留中夏之一綫不然其不胥而為楚者幾希

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左傳討邲之役也

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杜注蟲牢鄭地

左傳鄭服也李氏廉曰鄭自邲戰後從楚至此十有

師伐鄭冬晉欒書帥師救鄭

左傳鄭從晉故也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于繞角楚師還

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左傳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

蔡

左傳欒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驪楚師之還也晉侵沈獲沈子揖初從知范韓也

成九年春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左傳為歸汶陽之田故諸

二年始復從晉

秋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左傳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于楚也執諸銅鞮欒書伐鄭楚子重侵陳以救鄭

冬楚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

左傳楚子重自陳伐莒莒潰楚遂入鄆家氏鉉翁曰莒同盟馬陵及蒲晉坐視其危亡而莫之恤春秋所

成十年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左傳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五

六月丙午晉侯獳卒

李氏廉曰晉景公立凡十八年同盟五大戰二救鄭三

案景公初年當楚莊方熾敗邲以後諸侯盡去然猶能發憤自強

侯貳于晉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

案此晉謀通吳之始

厲公

成十二年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成十五年夏六月楚子伐鄭

惡也

成十六年六月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

月會諸侯伐鄭鄭子駟為質辛巳鄭伯歸

秋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自戰韋立威得齊復得鄭鄭雖屢叛屢服伯業得賴以不墜焉

成十七年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

左傳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

六月乙酉同

左傳楚將北師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楚子侵鄭遂侵衛是年冬諸侯之大夫會吳于鍾離謀刺楚

冬公復會諸

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家氏鉉翁曰晉自靈成景天下諸侯去而從楚及厲公與楚一戰勝之而楚鋒大挫是城濮以來所未有

成十八年春

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左傳鄭太子髡頑侯獳為質于楚楚公子成公子寅戍鄭

高氏閌曰晉厲無道而能數合諸侯力捍強楚者由假王靈挾義以令天下也

盟于柯陵

穀梁謀復伐鄭也

侯伐鄭

左傳十月庚午圍鄭楚公子申救鄭十一月諸侯還姚氏舜牧曰晉三假王命伐鄭春秋屢書辭繁而不殺何也楚勢甚強且挾鄭為援睥睨列國若不有晉厲假王靈以薄伐不知其

正月庚申晉

弒其君州蒲

李氏廉曰厲公不特純以汰心行之亦假義飾譽者歸于京師而後正曹負芻之罪請于王害之而後進鄭之咸且敗狄而狄服伐秦而秦恐勝楚而楚弱通

悼公

成十八年夏楚子鄭伯伐

冬楚人鄭人侵宋

鄢陵當何如者雖伐鄭不服不猶愈縱彼肆行而莫之忌耶春秋但書晉之伐不書楚之救其與晉可知矣

十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

吳則吳成可謂有馭天下之畧四鄰無釁而諸侯反貳者則以其外強中乾無服人心之道也

案晉厲在位凡七年

襄元年春王正月仲孫蔑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

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左傳鄭伯會楚子同伐彭城納宋五大夫以二百乘戍之而還宋人患之西鉏吾曰楚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以塞夷庚毒諸侯而懼吳晉非吾憂也晉必恤

左傳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曰成伯安疆自宋始矣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楚師還

李氏廉曰齊桓伯業始于平宋亂晉文伯業始于釋宋圍悼公伯業又始于彭城之救宋此

公衞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

左傳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

會晉欒黶宋華元衞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左傳為宋討魚石也彭城降晉齊人不會彭城晉人以為討二月齊太子光為

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

趙氏鵬飛曰晉以韓厥獨攻其前以五國之兵援其後楚兵不出則一韓厥足以當鄭而有餘楚兵出則五國之兵足以蔽楚而不

之
杜注夷庚吳晉往來之要道

秋楚公子壬夫師師侵宋
孫氏復曰所以救鄭也
高氏閌曰楚之不敢敵諸侯之師而侵宋者蓋攻其所必救也

時晉之勢漸盛而楚之勢漸衰矣

襄二年春正月鄭師伐宋
左傳楚令也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左傳謀鄭故也孟獻子請

質于晉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

懾皆所以謹用諸侯而不忍輕闕其民也

襄三年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已未同盟于

城虎牢以偪鄭

戚遂城虎牢

左傳鄭人乃成　趙氏鵬飛曰晉楚爭鄭五十年乍叛乍服惟强是視鄭入楚則楚兵將橫行于宋衛之郊晉悼謀所以得鄭之策而城虎牢以偪之兵出則直指鄭郊非特鄭

雞澤

左傳晉為鄭服故且欲修吳好將合諸侯六月己未同盟于雞澤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

陳侯使袁僑	如會戊寅叔	
冬晉荀罃帥	師伐許	
襄五年夏仲	孫蒯衛孫林	
秋公會晉侯	宋公陳侯衛	無所恃楚失之益亦遠矣彙纂曰鄭方堅于從楚孟獻子請城虎牢以偪之所以扼鄭之吭使之不得南向也據楚服鄭實關天下之大計故不書城鄭虎牢
冬戍陳楚公	子貞帥師伐	

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左傳楚子辛為令尹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晉侯使告于諸侯秋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陳請服也

蘇氏轍曰諸

蘇氏轍曰許事楚故也

趙氏鵬飛曰晉既得陳鄭而許猶从楚故夏盟陳鄭而冬伐許然許為鄭所虐遷于葉以避之葉逼近楚倚楚為重必不能叛楚而遠事晉晉使征之無益矣

父會吳于善道

左傳吳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且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為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

許氏翰曰晉楚爭衡權之在吳故晉急

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左傳會吳且命戍陳也

陳公會諸侯救鄭

左傳楚子囊為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冬諸侯戍陳子囊

侯既盟而從袁僑至故復使大夫盟之殊及袁僑主盟袁僑也夫諸侯不專敵袁僑而使大夫盟之此正合禮穀梁以為大夫張諸侯失正過矣趙氏鵬飛曰陳鄭即是久矣羈公之威有所不能服令一會而得

吳如此

伐陳會于城棣以救之

二叛國則虎牢之功偉矣以諸侯盟鄭之君以大夫盟陳之臣尊卑之分尤正

襄七年冬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十二月公會諸侯于鄬

襄八年夏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左傳討其侵蔡也鄭及楚平

季氏廉曰此鄭又從楚之始也至十一

襄九年冬公會諸侯伐鄭十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左傳諸侯圍鄭鄭人恐乃

楚子伐鄭

左傳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蟜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展曰吾盟固云惟彊是從今楚師

左傳楚子囊圍陳會于鄬以救之杜氏預曰謀救陳陳侯逃歸不成救故不書救也汪氏克寬曰自是凡會同無陳矣

左傳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杜氏預曰時公在晉晉悼難勞諸侯唯使大夫聽命故季孫在會而公先歸彙纂曰胡傳謂晉侯姑息愛人不自為政而委政于臣下自後會失政而諸侯

年蕭魚始堅從晉

行成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于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于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鄭服

至晉不我救則楚強矣乃及楚平同盟于中分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祈以幣更賓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

襄十年夏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高氏閌曰以宋公受偪陽故也

之大夫亦各專其國此防微之論也

秋公會諸侯伐鄭

此三駕之一

趙氏鵬飛曰楚鄭伐宋故晉侯率諸侯伐鄭鄭不服于是戍虎牢

冬戍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左傳鄭及晉平楚子囊救鄭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于陽陵與楚師夾頳而軍

也

襄十一年夏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左傳鄭人患晉楚之故子展曰與宋為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

不能與爭

公會諸侯伐鄭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

此三駕之二

左傳鄭人懼乃行成

程子曰鄭服

鄭人宵涉潁與楚人盟欒黶欲伐鄭師荀罃不可曰伐鄭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為諸侯笑克不可命不如還也丁未諸侯之師還楚師亦還

案此年楚救鄭與僖二十八年楚人救衛同非予楚之救也着鄭

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夏鄭子展侵宋

而同盟也隨復同楚伐宋云同見其反覆

衛從楚之罪耳胡傳謂書救未有不善過矣

家氏鉉翁曰唐之叛將有乞援于外而抗其君者與鄭衛乞援于楚何畏

陳氏宗之曰楚來爭鄭徐合諸侯以救之無及于鄭而勒民戍則退可守進可

楚子鄭伯伐宋公會諸侯伐鄭會于蕭魚

襄十二年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左傳以報晉之取鄭也

襄十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諸侯之大夫會

戰鄭服則保鄭以拒楚鄭貳則我扼其要而制其肩背南向足以禦楚而反向足以臨鄭矣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

襄十五年冬十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棄晉悼在位凡十六年內

此三駕之三

左傳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鄭人行成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晉侯使叔肸告于諸侯

胡傳鄭自此不復背晉者二十四年由悼公能謀于魏絳以息民聽于知武子而不與楚戰故三駕而楚

李氏廉曰著楚之無能為也

季氏本曰楚兵加宋每無功而還蓋為晉人不戰所屈明年楚共王卒吳乘喪侵楚楚人大敗吳師

吳于向

左傳吳告敗于晉會于向為吳謀楚故也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棄此時鄭已服晉楚不能與晉爭晉無藉于吳而吳伐楚喪為不義執此為辭以退吳人蓋能用吳而不

人邾人于戚

左傳晉侯問衛故于中行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冬會于戚謀定衛也范宣子假羽毛于齊而弗歸齊人始貳棄悼公此時伯業衰矣聽

靖國難外雄諸侯能不戰以屈楚懷柔以服鄭使仇國之大夫如子囊者亦曰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幾于王者之中心悅而誠服蓋功烈如桓文而德量過之然春秋之未列國推移于大夫實基于此蓋日中

襄十六年三	平公	不能與之爭雖城濮之績不越是矣
襄十八年冬		
楚公子午帥		為吳用也李氏廉曰晉之會吳止此
襄十九年春		賊臣荀偃之言抑君而臣是助名分倒置莫此為甚豈特假羽毛之失哉
秋七月晉士		必是泰極而否自是世運當然非特晉悼一人之過也至其晚年容孫林父之奸反為之合諸侯以助其聲勢則為賊臣荀偃所誤悼公不得辭其責矣

月公會諸侯于湨梁戊寅大夫盟

左傳會于湨梁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齊高厚之歌詩不類荀偃怒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公羊

十月公會諸侯同圍齊

左傳秋齊侯伐我北鄙晉侯伐齊濟河冬十月會于魯濟尋湨梁之言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丙寅晦齊師夜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

師伐鄭

薛氏季宣曰北鄙鄭伯之從晉伐齊也乘人不備而迄無成功黷武而已矣 李氏廉曰蕭魚之後楚兵又至鄭 案平公初年乘悼公之餘烈國勢方強故鄭子孔欲背晉從楚而

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案晉平凡十三次主盟會而湨梁祝柯二盟總覽羣侯誅討強暴矜恤弱小猶有悼公之餘烈悼公以後商任沙隨則范氏專以報私怨政權全移于大夫而

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左傳聞喪而還禮也公羊還者何善辭也大其不伐喪也 杜氏預曰詳錄所至及還者善得禮 朱子曰春秋分明處只是

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君若贅旒然穀梁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不臣也棄晉使大夫盟高厚蓋甚懼諸侯之從齊也齊自棄戰以後于晉無從不從自悼之末年始貳屢侵伐魯	杜氏預曰齊數行不義諸侯同心俱圍之王氏樵曰齊環不道之甚為諸侯所共疾晉討得其罪與衆同欲而非為其私故書同圍以與之	其卒無功	晉亦自是不競襄二十六年澶淵以後則與楚成二伯晉不復為盟主矣	晉士匄侵齊至穀聞卒乃還遠分明是與他

四年之中至六伐鄅而四圍邑所以復有平陰之圍杜孔謂厚逃而大夫共盟非大夫之專其意蓋于晉此弟據一時之事勢然自後大夫專政實始于此公穀以權移于大夫為說則據以後百年之大勢也其

義更精不得以此廢彼

襄二十年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

襄二十一年冬十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左傳錮欒氏也

襄二十二年冬公會諸侯于沙隨 左傳復錮欒氏也 案商任之會九國沙隨之會十二國動天下大衆而大夫專以報私怨太阿旁

襄二十三年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案左傳齊侯以藩載欒盈及其死士納諸曲沃幾成大亂已即以勁兵躡其後長驅直逼國都成裏應外

襄二十四年八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子盟于澶淵

左傳齊成故也

薛氏季宣曰齊之無道諸侯圍之而不服以士匄聞喪而還師遂會于澶淵修德來遠不詘也哉

案齊自成二年鞌之戰始會于袁婁服晉垂二十年

棄欒盈以無罪見逐范氏以私怨而合諸侯以錮之晉平一任其所爲自是政權全移于范氏伯業其衰矣

落矣宜諸侯之不服而解體也

王氏錫爵曰晉以柄臣讒盈之故期年而合諸侯以錮之失伯主之義矣是以齊莊不服明年雖爲會而陰實保之明年遂敢于伐晉也

合之勢使微樂鮒之諫范鞅之勇先退欒氏晉幾不國矣入春秋以來未有諸侯伐盟主至于此極者也齊自晉文創伯以來世服于晉至頃公始貳成二年鞌之戰會于袁婁事晉幾二十年至靈公復貳襄十

左傳將以伐齊水不克

汪氏克寬曰晉大合諸侯而無所事益進則懼齊之強退又憂楚之伐鄭是以一會而徒返晉之不能亦可知矣

至悼公末而復貳襄十八年諸侯同圍之于平陰猶未服至此年感士匄不伐喪之義復會于澶淵事晉是時楚已不復與晉爭獨齊作叛作服蓋晉伯之極盛而將衰之候也

冬楚子陳侯

襄二十五年

秋八月己巳

襄二十六年

八年平陰之役又二年盟于澶淵復事晉今纔四年耳乃敢猖獗如此則晉伯之衰不復能宗諸侯矣

冬楚子陳侯

蔡侯許男伐鄭

左傳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諸侯還救鄭楚子還使遠啟疆師送陳無宇

李氏廉曰蕭魚之後楚兵再至鄭而無功則以悼公之餘澤也

公再會諸侯于夷儀

左傳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使隰鉏請成晉侯許之

諸侯同盟于重丘

左傳齊成故也

張氏洽曰重丘之盟合諸侯將以討齊乃受賂而釋之且列弑君之齊于盟天下之惡孰大于是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左傳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

家氏鉉翁曰晉自悼公獎大夫以伉其君而下陵上替之禍自此始令平公復

蔡侯伐鄭

左傳楚子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于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

汪氏克寬曰蕭魚而後楚三伐鄭十年楚公子午不得志于鄭二十四年諸侯

季氏本曰楚既制吳于是率三國伐鄭瞰晉伯之衰而諸侯之貳也

襄二十七年
夏叔孫豹會

襄二十八年
十有一月公

襄二十九年
夏五月仲孫

襄三十年諸
侯之大夫會

受孫氏之諮救之此年諸而止獻公因侯不救楚是甯喜取衛田以知晉之不以益林父由在諸侯而復晉之諸臣各為陵駕之舉為私計羽翼也鄭雖未服諸侯之大夫于楚明年晉使交起為亂楚為成而北魏趙韓三分方諸侯皆朝晉國悼乎實楚矣有以啟之矣

昭元年春王
正月叔孫豹

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

如楚　左傳為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　陳氏傅良曰列國之君旅見于楚始于此舉魯以見其餘也　汪氏克寬曰列國之諸侯旅朝于楚以事天子之禮事之矣至昭

羯會諸侯之大夫城杞　左傳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　許氏翰曰其志私也動人不時能無譏乎　陳氏傅良曰合十一國諸侯之大夫而書城杞為悼夫人也是時

于澶淵宋災故　胡傳是時蔡世子般弒其君天下之大變人理所必不容也宋國有災小事耳乃合十二國之大夫更宋之所喪而歸其財可謂知務乎　黃氏仲炎曰

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左傳尋宋之盟也楚令尹

宋

左傳宋向戌善于趙文子又善于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為會于宋子木請晉楚之從交相見釋齊秦杜氏預曰案傳會者十四國齊秦不交相見邾滕為私屬皆不與

九年而列國之大夫亦旅見于楚迨哀之四年而晉亦京師楚世變至此聖人蓋傷之甚

天下亦多故晉為盟主而區區于杞其細已甚晉之已細而後有執齊慶封放陳招殺蔡侯般假討賊之義以爭伯如楚靈王者矣彙纂曰晉平以毋家之私煩諸侯以城杞伯業所由隳也故經書城杞以示貶

自晉人廢討賊之義而後楚虔得竊是義以行之以討陳亂為名而滅陳以討蔡為名而滅蔡蓋澶淵之會為之也

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晉人許之高氏閭曰宋之盟齊人不預今齊又從楚矣晉伯之哀可知也汪氏克寬曰宋虢而役楚屈建公子圍亞于晉趙武而序于諸侯大夫之上背而伯之辭也

盟宋為主人地于宋則與盟可知故經序九國大夫汪氏克寬曰兩伯之勢遂成于此

昭四年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

昭十年秋七月戊子晉侯虒卒

案晉平在位二十五年內

是年冬楚公子圍弒其君麇自立

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中

范氏甯曰楚靈王始會諸侯也程子曰晉平公不在諸侯是于是強爲伯者之事棄自襄二十

惑于寵嬖以女色蠱其心外崇建宮室以侈麗誇于諸侯致使楚慶日横吞滅陳蔡而不能救晉伯之失平公爲之也

七年向戍為宋之盟至是凡九年矣始猶為二伯而楚爭先趙武偷安靡然從之至楚虔新立逞其狂悖乃遂獨伯合十有三國而為此會此春秋之一大變也自此至昭十三年楚虔之弑凡歷十年楚三伐吳

滅賴滅陳滅蔡伐徐吞噬四出如御犬潰閒晉之君臣喋不發聲不敢南向加一矢雖有厥慭之會反卑辭以請蔡于是卒不見聽扈用蔡世子如封羊豕則以宋之盟爲弭兵之說晉不敢背盟故也宋秦檜偈

和議金人力攻守臣不敢相抗奸臣慍國千古同恨趙武向戍非特春秋之罪人直千古之罪人矣

昭公

昭十一年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

昭十三年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

昭十六年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慭

左傳是師在蔡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已爲盟主而不恤亡國

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陳氏傅良曰晉自重丘以後主盟皆大夫至是復合十四國之諸侯叔向請之

案晉昭在位僅六年止有厥慭平丘二會而厥慭不能救蔡平邱不能服諸侯徒盛兵邾南而齊敢拒令鄭敢爭承衛病弱莒之擾魯困蠻夷之訴諸侯並貳宜晉之伯業遂止于此也

將焉用之秋會于厥慭謀救蔡使孤父請蔡于楚弗許

許之翰曰蔡能嬰城八月堅不下楚此易助也厥慭合天下之兵畏不敢救遣使請命示之不能使楚益驕有以量諸侯之力而卒取之此韓起

劉子臨之中國猶有望焉而齊人不可鄭人爭承魯不預盟晉之合諸侯遂由是止鄟陵之役參盟復見晉非盟主矣家氏鉉翁曰晉自宋之盟以後自謂天下無事君臣婾惰苟安無復自強之志楚由是竊伯

之罪也
卓氏爾康曰宋之盟以弭兵合諸侯令楚背盟肆暴欲逞無厭于陳蔡晉不能以義責之而反姑息含忍遣使請楚卑屈已甚冀保前好豈不悖哉
張氏啟隆曰晉之不能始于趙孟而極

權虎視列國晉鼠伏而不敢出者幾二十年今楚虔自底滅亡乃復合諸侯如爲此會號病痱沈錮之人殭自支柱見者知其無能爲矣
案是年夏四月楚虔弑于乾谿棄疾新立晉乘楚亂而爲此會此

于韓宣天下雖安忘戰則危弭兵之禍葢至此寀晉自襄二十六年會于澶淵為獨主夏盟明年遂成二伯至此凡一十七年中間不主盟會不用師旅此年復合八國之大夫不能討楚以庇蔡反卑辭以

中興伯業于載一時也而叔向徒以兵力咸諸侯專治魯之親暱是以內外離心諸侯益貳伯業不復能興矣

求楚伯業全喪矣益始壞于平公而大壞于昭公則趙武韓起二人優游姑息養成此禍耳

案晉自文公創伯於僖之二十八年歷襄靈成景厲悼平昭凡九世計共一百零四年自是以後晉楚俱衰齊景爭伯參盟復見如春秋初年矣此世運一大變也詳齊晉爭盟表

附晉伯餘燼

昭二十五年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衞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
昭二十七年	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衞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左傳令戍周且納公也宋
昭三十二年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衞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
定四年三月	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衞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

黄父

左傳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

高氏閱曰自二十二年景王崩王室亂天王播越四年之後晉始為此會而諸侯不至僅合大夫以謀之

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于季孫謂司城子梁與北宮貞子曰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故鞅以為難請

人小邾人城成周

左傳晉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魏子南面衛彪傒曰魏子必有大咎非其任也

家氏鉉翁曰此諸侯之大夫奉王命而

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左傳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于蔡侯弗與言于范獻子曰水潦方降疾瘧方起中山不服棄盟取怨而失中山吾自方城以來楚未

曰明年將納王夫王室之急如此豈可坐待明年哉聖人書此重傷諸侯之無伯也

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

家氏鉉翁曰齊景為郰陵之盟而梁丘據入季孫之錦晉頃為扈之會而士鞅納季氏之貨二君憒然無知以為魯之休戚無與于己孰知己兆

城成周伯政之僅克舉者也

可以得志乃辭蔡侯

高氏閱曰蔡不勝楚之陵虐告于諸侯而請伐楚晉為盟主大合諸侯十八國之衆天子使大夫臨之可謂極盛乃不能壞楚而吳以一國之師敗之晉是以失伯吳子主黃池之會自

陳氏六卿之禍厝火積薪而不悟	
	此始也

案晉自平丘以後已不復能宗諸侯自此至召陵凡二十有四年僅有此三四會盟然皆虛循故事而無勤王恤患之實黃父之會坐待明年扈之會范鞅取貨城成周而魏子南面會召陵而卒辭蔡侯葢是時六卿強而公室弱置中夏于不問徒伐鮮虞滅肥鼓以自封殖又貪於貨賄以破楚入郢之大功讓之強

吳致吳晉爭長黄池而晉自此如死灰之不復然矣

此世運之又一大變也詳吳晉爭盟表

春秋楚人秦人巴人滅庸論

據左氏傳滅庸者楚也而經文列書秦人巴人畧無異辭文定因謂庸有取滅之道而蒍賈善謀國春秋以是減楚之罪嗟乎春秋豈為楚計得失哉就使謀國果善亦祇益其狡焉啟疆憑陵中夏之計乃春秋之所深惡聖人曷為予之其所以詳書不殺者實著楚之交深黨

固橫行無忌將有問鼎之漸關于天下之故而書之也考楚武文之世巴庸嘗病楚楚方經營近境之不暇未敢以全力與中國爭而城濮之役秦助晉攘楚楚威稍挫中國得安枕者十五年今以晉靈幼弱楚莊暴興乃連結巴秦滅庸庸與麇俱為今鄖陽府境（麇今鄖陽府鄖縣又竹山縣東四十里有上庸故城即庸國地）界連秦隴楚得其地則勢益西北逼近周晉且滅庸而楚之內難夷矣連巴秦而楚之外援固矣滅庸以塞晉之前結秦以撓

晉之後斯不待陸渾興師而早知其有窺覦周鼎之志矣且夫庸非小弱也周武時嘗佐伐紂立國已數百年晉欒武子嘗稱楚自克庸以來無日不討國人而申儆之葢亦重大其事其所屬魚邑實為今夔州府奉節縣地跨兩省居秦楚巴三國之界故不結巴秦則不得滅庸庸滅而秦楚合勢中國之籓籬撤矣夫讀春秋者貴合數十年之事以徐考其時勢不當就一句内執文法以求襃貶宜合天下而統觀大勢

不當就一國內拘傳事以斷其是非春秋為天下之
無王作非為一國作也矧吳楚蠻夷其謀國之善否何
關于聖人之慮又况其為封豕長蛇洊食上國者哉前
此翟泉于溫之盟秦人皆與志秦晉之合晉伯之所以
盛今此楚秦滅庸志秦楚之合晉伯之所以衰晉伯之
盛衰周室之安危係焉不可以弗志也胡傳固非而張
氏洽亦第謂楚宜制服之而已不當遽夷人宗社以是
為楚罪猶屬管窺之見夫春秋豈沾沾焉責楚之滅庸

而已哉

春秋時楚始終以蔡為門戶論

楚在春秋北向以爭中夏首滅吕滅申滅息其末滅而服屬於楚者曰蔡蔡為今汝寧府上蔡縣汝寧諸小國盡屬于楚獨蔡存故蔡自中葉以後於楚無役不從如虎之有倀而中國欲攘楚必先有事於蔡僖四年齊桓為召陵之師經云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蓋齊不伐蔡則不能長驅而至于陘也定四年吳闔閭

之入郢也經云蔡侯以吴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庚辰吴入郢葢吴不得蔡為嚮導則不能深入要害因以直造郢都也葢蔡居淮汝之間在楚之北為楚屏蔽熟知楚里道其俗自古稱強悍故春秋時服楚最早從楚最堅受楚之禍最深而其為楚之禍亦最烈始以楚為可恃故甘心服從逮不堪命而反噬則楚亦幾亡故讀春秋者必熟曉地理而後可知春秋之兵法而後可知聖人之書法乃後儒之以一字為褒貶者則曰侵

蔡爲蔡姬故書曰遂是聖人貶之也蔡用吴破楚能報數世之怨書曰以是聖人褒之也皆不考實事懸空臆斷殊不知齊桓以天下之故而伐楚積謀二十餘年豈爲一姬其曰蔡姬者或反借此爲兵端若不討蔡之從楚使楚不忌而預爲之備因得輕行掩襲疾驅至陘而吴自舍舟淮汭今壽州過蔡境蔡來會之道吴自江南壽州陸行經義陽三關之險至湖廣漢川縣小別山深入敵地一千一百里此非唐侯所能與故雖與唐偕而獨

書蔡侯此皆當日之實事聖人豈有褒貶于其間哉夫春秋之作因魯史魯史之書因赴告故熟玩經文而列國之地形與當日之兵勢瞭然可見矣自哀三年吳遷蔡于州來汝寧之地全為楚有中國始無事于蔡而蔡亦旋為楚滅自定公以上蔡為中國與楚之利害豈不歷歷可驗也哉

晉悼公論

悼公乘再伯之餘再合諸侯天下翕然宗晉論者謂較

文公之創始稍易然文公一戰而伯而晉悼蕭魚服鄭則八年九合而後定之何遲速之相懸若此曰此其故未可以一概論也當文公之時天下之勢已盡屬楚曹衞魯宋延及北方之諸侯此如陰之進而至于剥剥極當復故文公一出而如日再中是循環之理則然至悼公時所未服者鄭耳鄭舊屬楚其勢未可以旦夕服而當日楚之執政如子囊者又堅忍持重非如得臣之輕脫以債事故其勢常迭進而迭退非要之以持久而老

之以不戰則徒暴骨以逞而無當于服楚之大計故當
日之謀臣知長慮却顧爲國本計者無如魏絳制勝廟
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無如知罃此兩人均非如狐偃
先軫爲推鋒出奇慓銳果敢之計者魏絳之最得者在
定和戎之策以專事中夏建息民之謀使國力不竭則
旣得於國本矣然後知罃復用孟獻子之言城虎牢以
扼地勢却荀偃速戰之策三分四軍以道敝楚人而其
要尤莫如戍虎牢何則鄭爲南北之中其距晉楚道里

俱各半若徒道敝楚人恐楚敝而諸侯之力亦敝故留宿勁兵于虎牢則我為主而楚為客諸侯散則各歸其國聚則兵衆不勞而畢具反客為主靜以待動以逸制勞此固不待交鋒而楚已望風而却避矣或者謂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未聞道敝諸侯以來之也曰戍虎牢者所以保鄭非以爭鄭也鄭未嘗不願服于晉特慮為楚所擾故欲兩事以苟免其心葢不得已戍之則鄭在晉之宇下楚不敢北向以爭鄭以鄭屏楚而東諸

侯始得晏然攘楚以安中夏其計無出于此吾怪夫世之好為議論者以服鄭為勞民而以范匄之棄陳為失策此皆一偏之見而不審時勢之論夫陳蔡與許服楚已久其國去楚又近必欲致三國之服從此如齊桓之伐楚合江黃而適以速楚之滅也當春秋襄昭之世中國至服鄭而止以鄭為南北之界使曹衛魯宋常服晉而陳蔡與許常服楚各共犧牲玉帛以事其大國豈至使晉楚之從交相見帥天下之諸侯僕僕哉愚嘗反覆

究悼公之事善其君臣能識大勢持重以服鄭即趙充國屯田以制羌之計棄陳而不事即賈捐之棄珠厓之計益其集效視文公為遲而其規模較可經久使晉之君臣世世守之伯業常存可也

春秋大事表卷二十八